



08757

雲谷雜紀卷首

侍郎徐公帖

邦憲已贄開藩之慶茲不重敘彝儀輒有拜稟樞陽張監鎮其先中華人自其祖寓武義邦憲與之隣居有年矣知其篤行好學博讀古今之書近世無與比者真所謂後生可畏者也邦憲心甚敬之折行輩而與之交比以貧甚急祿不暇擇木挈老母攜諸弟以行乃天假厚幸得趨走于教令之下敢望台慈借之從容叩其所蘊而眎睠之必有取知者矣其天姿恂恂謹畏若怯懦無能發明者然其中所蘊殊非凡近願年丈特垂異顧幸甚

雲谷雜紀卷首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紹熙甲寅予侍先大父還自西陽寓居于婺之武義故寶謨閣待制徐公實里人也尙氣節重唯諾不妄交于人一日忽過予一見之如平生歡予爲賦詩云五花麟駒飛雲鳴珂敲月曙色分晨光炯炯照玉勒華風熠熠生衡門磊磊落落萬人英氣射斗牛貫九精筆扛龍文百斛鼎鯨吐鼉擲風雨驚英辭琳琅潤金石寒芒正色如明星淫哇亂





雅快一掃英莖韶濩重鏗鉤質高器大聲必廣古  
來才士豈虛名我嗟壯歲困五窮終年齷齪文字  
中絕編壞簡徒自苦炊沙鏤冰初何功志高意廣  
材不足奴輩豈特笑孔融龍潛虬肆亦物理草廬  
未必非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誰能便與朽腐同  
願得側翅附鴻鵠追風掣電凌太空公曰是篇置  
之李賀詩中誰復能辨君少年俊邁如此我當退  
處一頭地矣因是遂爲忘年交嘉定癸酉子自龍  
舒歸公已出守九江而數數寄聲問子還期子時

雲谷雜紀卷首

二

海山仙館叢書

將以所記書傳疑事往質正焉未果而公卒子方  
痛悼有以公貳冬官時與龍舒趙使君帖示子讀  
之悲益不自勝趙使君中道易守新安子不及識  
之而楊敬之逢人說項斯之意似不可忘也悲夫  
天胡爲奪子良友之遽也九原不可作子之所疑  
者誰與折衷之昔季札以寶劍許徐君未及獻而  
徐君死乃以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  
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乎輒  
以公帖冠之卷首是亦季子于徐君之意也嘉定

甲戌張誤書

雲谷雜紀卷首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雲谷雜紀目錄

卷首

書帖識語

卷一

二十三條

卷二

三十九條

卷三

三十一條

雲谷雜紀目錄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卷四

三十一條

卷末

奏狀四篇

題跋四篇

雲谷雜紀卷一

宋 張 湜 撰

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允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考耳

雲谷雜紀卷一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管子周管仲所著也今考其書非特出于仲後人從而附益其說者有之戒篇云管子卒云云桓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又小稱篇桓公曰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于地下如此之類皆後人附益

說苑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



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安得賢士與共樂者舟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無足而至君今苟好士則

雲谷雜紀卷一

二 海山仙館叢書

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二書皆劉向所輯二說相類如此疑本一事所傳不一故有簡子平公之異向兩存之豈示傳疑耶

鷓冠子漢藝文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旣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爲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劇辛按辛趙



人周赧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鷓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鵬賦嘗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于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柳子厚以爲言盡鄙淺惟賈誼鵬賦所引用爲美意好事者所爲反取鵬賦以文飾之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鷓冠子

遷號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子觀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止息中必參互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熟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沌錯分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惟聖人而後能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以上雖多爲賈誼所采取文辭竒古與鵬賦自



不同子厚謂爲僞書若他篇固不得而知如此篇恐後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爲太史公所稱按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夸者死權一語見于鶡冠子賈誼實合二書以成文爾太史公謂爲賈子云則可謂鶡冠子云則非矣蓋子厚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鶡冠子語遂至于誤原註胥士殉名貪夫殉財謂爲列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列子中無此語善不應誤當是近世本有脫誤耳

韓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

雲谷雜紀卷一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按楚世家熊通自立爲武王是楚之王自熊通始其先初無所謂厲王者豈卽其兄蚡冒耶今姑置而勿論且以武王初卽位之年言之是歲爲周平王之三十一年歲在辛丑至文王初卽位之年壬辰已五十二年矣若加以厲王當不止于此和雖三獻不應歷年如是



之久疑有舛誤處然此事見于他書者亦多異同新序無文王而有共王淮南子注及前漢鄒陽並後漢孔融及陳元三傳注俱無厲王而有成王又趙壹傳注引琴操又有懷王及子平王其不同如此既無明據不敢以臆見定其是否但武王至共王已六世幾于百年平王在懷王之前相去甚遠初非父子此乃謬妄顯然者

櫻桃亦云嬰桃見呂不韋春秋舍桃注嬰桃二字頗爲雅馴而前輩罕會引用

太史公管仲贊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雲谷雜紀卷一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詳哉其言之也司馬貞索隱曰皆管氏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子按輕重與九府自是兩篇名貞但見李奇以圜法爲錢故指九府爲錢之府藏謂輕重爲論錢之輕重遂合輕重于九府非也九府篇劉向時已亡而輕重篇今固存也貞畧不致審何其疎之如是耶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恆所殺恐字



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是宰子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子與田常作亂原註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也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

臣于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誣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恆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

亦子我也田恆旣殺闕止弑簡公則尙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恆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恆之仇爲齊攻田恆者非與恆作亂矣要之由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子皆不足信也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闕止遂至于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子不



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闞止而未免以李斯  
劉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  
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  
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子皮國語及蠡傳可考其妄已不待言李斯之言正由  
一時承襲之誤爾索隱古史謂爲闞止然無確然之證  
終不能祛人之疑而破人惑也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成子懽

原註成子陳恆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爲田  
氏故曰田恆漢文帝諱恆故史記以恆爲常

諸御

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  
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闞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  
氏追之殺諸郭闞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入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  
簡公曰田常與宰子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  
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  
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于庭弑簡公于朝簡公喟  
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  
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爲宰子者則後人誤以闞氏之子



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爲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于孔氏子弟之手多爲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嘗病之矣宰氏之事正所當攷者畧不致審信筆紀錄遂使聖門高弟重罹誣謗謂之良史可乎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尙以宰予爲常所殺是宰子猶死于非命也以今所攷常之所殺乃闞子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秦始皇三十七年至雲夢亦嘗望祀舜于九疑武帝遵秦故事也

雲谷雜紀卷一

入海山仙館叢書

觀泰山刻石益知金石刻之可貴而史傳傳寫舛謬誤人多矣然此文率以四字爲句今史或有五十六字爲句者如廿有六年史作二十有六年窺輒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疑太史公所衍未必盡是傳寫之誤要之此乃秦本文豈容以意增損哉

蕭何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其宮週迴二十餘里街道週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欲令後世無以加故極其壯麗如此未百年而武帝增以金鋪玉戶華



椽壁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城右平黃金  
爲壁帶間以和氏之珍又起高門武殿于中只未央一  
官所增已如是所謂千門萬戶者又不預焉何所謂無  
以加者無乃啓後世之所加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蕙圃衡蘭司馬貞索隱曰本草云薰  
草一名蕙陸農師埤雅蕙今之零陵香也邵氏聞見後  
錄魯直蘭說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  
而香不足者蕙非也蕙今零陵香又名薰所謂一薰一  
蕕者也又墨客揮犀及潘子真詩話亦皆云蕙今零陵

香也予謂古人以蘭蕙對言者正以二物花葉旣相似  
芳氣亦相若實爲儕類故舉蘭必及蕙如滋蘭九畹樹  
蕙百畝光風轉蕙汎崇蘭者是也今旣以零陵香爲蕙  
不知以何物爲蘭耶魯直以一幹一花爲蘭一幹五七  
花爲蕙可謂真識蘭蕙者也而邵公濟反以爲非亦由  
司馬貞倡其誤于前也原其所以致誤者由讀本草不  
熟耳本草零陵香一名蕙草根名薰故又謂之薰草諸  
公見零陵香有蕙草之名故斷然以蕙爲零陵香殊不知  
本草中又自別有蕙實一種云是蘭蕙之蕙此正一



幹六七花者也以其實可用故云蕙實如此則蕙與零陵香各爲一物甚分明何諸公之未審也大率物之名宇偶爾相同者甚多要在博攷而詳究最不可于疑似未辨之間而遷就其說蓋相承稍久則二物併而爲一卒至于不可辨云

又山谷蘭說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邵氏聞見後錄曰魯直云楚人滋蘭九畹樹蕙百畝蘭以少故貴

雲谷雜紀卷一

十  
海山仙館叢書

蕙以多故賤予以爲非是蓋十二畝爲畹百畝亦相等矣又吳虎臣漫錄曰離騷經注三十畝爲畹卽是蘭二百七十畝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誤按說文三十畝爲畹王逸楚辭注乃以十二畝爲畹未知何據而五臣注文選離騷經亦以三十畝爲言豈王逸所注誤耶二注雖不同以驗山谷之言皆不合吳邵三公雖知山谷爲誤而不知山谷所以致誤之由蓋今世所行玉篇頗多訛舛最艱得善本如畹字注云三十步爲畹步字乃畝字誤寫作步

原註今浙東憲司與閩中錢塘所刊玉篇其誤如故



可山谷不悟遂以三十步爲畹則九畹乃二百七十步以今制言之纔一畝餘耳故山谷以多少分貴賤正玉篇謬本有以誤之古者步百爲畝秦孝公時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原時尙百步爲畝也蘭幾三而蕙纔一則以多爲貴矣要之楚人于蘭蕙初無貴賤之分也

司馬相如云蕙圃衡蘭張揖于史注云蘭秋蘭顏師古于漢書注云蘭卽今之澤蘭文選郭璞江賦櫻以蘭紅李善注蘭澤蘭也予按蘭非一種馬蘭澤蘭山蘭蘭草皆見之本草中但相如旣與蕙併言之則非澤蘭矣澤

雲谷雜紀卷一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蘭七月間開花似薄荷其香甚微初無芳馨可取祇堪入藥李善顏師古指以爲蘭蓋二公未嘗親識所謂蘭者劉仲馮漢書刊誤云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今管城多有苗如麥門冬長大花黃紫兩色又寇宗奭本草衍義云蘭草諸家之說異同是未會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花香今江陵澧州山谷間頗有多生于陰地幽谷葉如麥門冬而濶且韌長及一之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右花開時



滿室盡香與他香別仲馮宗奭二說可謂詳的張揖之注蓋得之矣其以秋爲言者蓋秋花芳烈勝于春花且極難得所以爲貴古人多稱之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于貨財之事而職內職歲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爲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畧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等爲九牽

雲谷雜紀卷一

七

海山仙館叢書

疆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尙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爲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于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原註敏求機要九府圖法本太公周官制度均且通太府玉府內外府職內職幣天官同泉府地官天府春官職金獨在秋官中爾雅有九府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郭璞注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玕琪玉屬東南之

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注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南方之

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璞注犀牛角象牙骨西南之美者有華

山之金石焉郭璞注黃金礪石之屬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



玉焉郭璞注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西北之美者有崑崙

虛之璆琳琅玕焉郭璞注璆琳美玉名琅玕狀如珠也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北

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東北之

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注虎豹之屬皮有綉綵者中有岱岳與其

五穀魚鹽生焉郭璞注言泰山有五穀魚鹽之饒邢昺疏曰此釋入方中國名山所產之物

也按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慮音閭顏師古云卽謂醫巫閭是縣因山爲名故云山名今在遼東周禮

幽州鎮也云珣玕琪玉屬者說文云珣周書所謂夷玉也玕石之似玉者琪玉也皆玉之類也故云玉屬周禮

揚州云其山鎮曰會稽鄭注云在山陰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云會稽在南山有禹冢禹井故云山名今在山

陰縣南也云竹箭篠也者禹貢揚州云篠簜旣敷釋草云篠竹箭也郭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者也南

雲谷雜紀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者郭氏不注梁山所在犀象二獸皮角牙骨材之美者也黃金礪石之屬者經惟

言金知黃金者以三品之中黃金爲上此言美者故知黃金礪石石之次玉者玉藻云士佩璫玟而緹組綬是

也其類非一故云之屬霍山者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鄭云在魏按地理志河東郡魏縣云霍大山在東冀

州山周厲王所奔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然則東晉時屬平陽郡而縣名永安故云今在平陽永安縣也云珠

如今雜珠而精好者郭氏時驗爲然也璆與球同說文云璆玉磬也琳美玉名書云戛擊鳴球美玉可以爲磬

故皆云美玉也云山海經曰者按海內西經云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入百里高萬仞其上有三頭人琅玕樹

注云琅玕子似珠是也幽都者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是也斥山山名也文皮虎豹之屬其

皮毛有文綵細縟故謂之文皮焉岱岳泰山也此言中國也五穀黍稷麻麥豆也泰山東近海禹貢海岱惟青

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言其饒多非一種故注云言泰山有魚鹽之饒也府聚也言此八方及中皆美物之所



聚藏故題云九府也 案原本所載郭璞注邢昺疏有復句訛字謹據爾雅注疏校正惟夷王今注疏刊本作美玉應仍 子意太公所謂九府者恐卽此爾蓋九府所

作夷玉 產之不同故作圖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于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爲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子又嘗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覲有所聞爾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此又一證也

雲谷雜紀卷一

十四 海山仙館叢書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于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譴貴鉤弋夫人送掖庭獄夫人死雲陽宮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論男女母無不譴死漢書鉤弋



傳云鈞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鈞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上疾病乃立鈞弋子爲皇太子全畧去武帝問左右一節只言恐女主顓恣數言而已殊失其本意不若史記所載爲實錄可以見武帝識見遠到處故司馬溫公作通鑑全用史記語

漢書武帝元鼎五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涪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

雲谷雜紀卷一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劉攽刊誤云船下安戈旣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子謂瓚說是王觀國學林云離水在漢屬零陵郡南過桂林人蒼梧石灘延互屈曲湍瀧舟之行也縈迴避石阻礙萬端然則船不可安戈信矣戈船者將軍之號言能乘船而用干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非載干戈者也衆說紛然如



此予按戈船其來久矣吳越春秋云樓船之卒三千人又云戈船三百艘西京雜記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旛旄旒葆麾蓋照灼涯涘予少時猶憶見之

原註予劉歆也

觀西

京雜記所載則戈船之義甚明奚假他說其事又見于三輔故事及三輔黃圖

揚子雲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金人化侂其承鐘虛兮嵌巖巖其龍鱗顏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三輔黃圖甘泉谷北

雲谷雜紀卷一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記曰耆老相傳咸以爲此樹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劉賓客嘉話錄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二說與顏師古注全不同予謂黃圖嘉話所言者乃甘泉所產之木也子雲所稱乃漢飾以象此木者也何以言之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以碧玉爲葉者是欲肖樹色之青葱也李善注文選正引此



爲據今道釋宮宇多飾金寶爲花木以爲供神之具正此類也使果爲種植之木則子雲決不與璧飾鐘虞等並言矣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于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

雲谷雜紀卷一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軼黃旂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旂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嶮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于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于多也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



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條西清詩話云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換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礪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鍊素早

雲谷雜紀卷一

六  
海山仙館叢書

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于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韓退之第云數紙



尙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子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于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夫人所得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

雲谷雜紀卷一

九  
海山仙館叢書

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子又嘗于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人聞王右軍精于草隸而性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而寫若黃庭是



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惟李太白知其爲一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于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

雲谷雜紀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王羲之與羣賢會于山陰之蘭亭各賦詩羲之爲序自晉至唐皆謂之蘭亭序近世輒目爲蘭亭記非也遯齋閒覽云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以此不入選韓子蒼云蘭亭記蕭統不取以序爲記皆承襲謬誤之過也予嘗得蘭亭石刻一卷首列羲之序文次則諸人之詩末有孫綽後序其詩四言二十二首五言二十六首自羲之而下凡四十有二人成兩篇者十一人右將軍王羲之瑯邪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左司馬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杭令孫統前永興令王



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陳郡袁嶠之成一篇者一  
十五人散騎常侍鄒曇行參軍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  
潁川庾友鎮軍司馬虞說郡功曹魏滂郡五官謝繹潁  
川庾蘊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滎陽柏偉王元  
之王纘之王渙之前中軍參軍孫嗣一十六人詩不成  
各罰酒三觥侍郎謝瑰鎮國大將軍掾卞迪行參軍事  
印丘旄王獻之行參軍楊模參軍孔熾參軍劉密山陰  
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后綿前長岑令華耆府主  
簿任凝前餘杭令謝藤任城呂系任城呂本彭城曹誼

雲谷雜紀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諸詩及後序文多不載姑記作者姓名于此庶覽者知  
當世一觴一詠之樂云

唐蓋李廣之後廣十六世孫暠在晉霸有秦涼及薨國  
人謚曰武昭王此唐高祖七世祖也晉史暠傳有累功  
積慶及克昌來裔之語者史臣爲唐發也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尙書官者紫荷橐相傳云挈橐  
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  
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  
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



宜風繡作衣蓋用劉香傳著紫荷囊事張安世持囊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芟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囊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蟬素簡以生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紫荷囊案荷囊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

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按晉輿服志八坐尙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梁制尙書令僕射尙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劔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于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暹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于挈囊持囊之語

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  
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袂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  
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  
問可謂真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  
後魏之制非樂志也持橐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  
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杳記之不審也

雲谷雜紀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雲谷雜紀二

宋 張 湜 撰

太宗剪鬚賜李勣白樂天七德舞歌云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白自注云李勣病亟醫云得龍鬚灰方可療太宗自剪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涕而謝今舊史勣傳俱云嘗暴疾醫日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而不言用龍鬚事二史但據吳兢等所記故不復旁考遂至于謬然樂天之言必得其實蓋當時醫言得龍鬚灰方可療龍鬚未易得太宗以君上

雲谷雜紀卷二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猶龍也故剪鬚以賜若醫只言用人鬚則咄嗟已辦何待太宗之賜方始和藥此理甚曉然或謂龍鬚醫既罕用又世間豈真有是物哉此殆聞見未至爾杜陽編云元載有龍髯拂得于洞庭道士張知和紫色如爛椹或風雷雨晦冥淋漓沾濕則光采動搖奮然如怒可謂其無耶此事當以樂天之言爲正若從史氏則意義全失矣

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元齡墓碑亦云字喬按隋人多以字爲名元齡實本



名喬後來卽以字行郤以名爲字也竇萍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云房元齡字喬年華卽嘗見圖贊必不妄也豈以單稱不類表德遂添一年字宰相世系表又以元齡字喬松未知何據元齡一代之顯人而名字紛錯如此殊可怪而唐史表傳自相牴牾尤可怪也

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惟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

雲谷雜紀卷二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于漢但當時祕府偶無故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惟據七略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于後世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卽是餘皆後人所增

慈恩寺在晉昌坊本名淨景寺高宗爲母文德皇太后長孫氏造后懷高宗將產數日分娩不得遂詔醫博士李洞元候脉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



如何洞元曰留子母命不保母金子死帝沈吟良久后  
奏云留子帝業永昌太宗依奏洞元遂于六月二十一  
日隔腹針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  
有癩膏痛問諸嬪妃不對問諸大臣方奏斯事帝聞之  
悶絕良久乃蘇曰寡人不孝致慈母早崩將報深恩乃  
勅造大慈恩寺度僧百人造罔極宮度道士五十人按  
高宗乃貞觀二年生長孫后以十年六月崩是時高宗  
已九歲况后實從太宗幸九成宮得疾初非免乳舊唐  
書僧元奘傳云貞觀初隨商人往西域貞觀十九年歸

雲谷雜紀卷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至京師高宗在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送元  
奘入住是寺實高宗爲長孫后造但在東宮時非卽位  
後也而分婉用針事于史傳皆無所據使后果有留子  
帝業永昌之語則此事于后傳亦不容不書况是時承  
乾已立爲皇太子后不應遽有留子帝業永昌之語豈  
後人見后崩與高宗誕月適相符遂附會爲之說耶會  
要以后崩在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六本傳則在  
六月己卯年三十六是年六月丙子朔己卯乃初四日  
去五月二十六日實差九日享年亦不同豈當時宮掖



事祕外庭不盡知故所云不同如此

唐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與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至日必大宴集中和置節之因新史載于李泌傳與舊史小異以舊史校新史則新史頗略惟續通典與舊史合而加詳予後又得德宗觀樂詩序旣得其命名之自且知中和有樂因錄于此續通典貞元五年正月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是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又奏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稂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中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爲享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令所在頒行制曰可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予按仁傑家傳云雙陸輸者蓋宮中無子也又唐國史補天后夢雙陸不勝召狄梁公說之對曰宮中無子之象傳乃刪去宮中二字非也雙陸譜云雙陸局率以六爲



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用骰子  
二各以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以前一  
梁爲門後六梁爲宮馬歸梁謂之入宮蓋宮中有子則  
勝無子則不勝若去宮中二字則失其意義矣

論者多咎新唐書不載詔令殊不知前輩自有意見宋  
景文公摘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  
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于史傳子修唐史未嘗得唐  
人一詔一令可載于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  
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人史  
冊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鼙非所施云

雲谷雜紀卷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王充論衡云堯時五十民擊壤于塗觀者曰大哉堯之  
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堯何等力然不知壤爲何物後見李善注文選引  
風土記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  
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  
中者爲上太平御覽亦載此事但御覽云長尺三四寸  
與文選注小異恐是書寫者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  
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則不復有履形矣當以御覽所



載爲是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  
卽張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  
黃初平嘗牧羊忽爲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  
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者事  
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  
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郭子橫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半白半  
青如今之馬肝也春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

雲谷雜紀卷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漢武帝坐羣臣于甘泉有髮白者賜以拭應手皆黑

韓子蒼云漢武內傳子反復讀之蓋依倣武帝故事而  
增加之唐時道家流所爲也蓋當開元天寶時元宗好  
長生崇道術其徒恐元宗謂武帝求仙不效故爲此書  
實之耳子蒼所言非也隋經籍志漢武帝故事二卷外  
別有內傳三卷顏真卿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事跡則  
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則內傳其來久  
矣豈元宗時依倣故事而爲哉蓋子蒼但見後有淮南  
王孫卿稷丘君事便謂此書出于後人殊不知淮南等



事自是唐道士王遊巖所附也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  
槍攘時能自見于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  
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  
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  
漢末魏初間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  
人故不免于誤

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千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  
干犇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邢周武王邢叔之後子

雲谷雜紀卷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孫去邑爲干漢有干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  
是干與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  
神記周禮註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  
辨良可歎也程氏外書蘇成之姓傳于天下者不蕃至  
如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  
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袁客師天罡之子亦傳其父術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  
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



而負直就舟容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李文靖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困事涉江公實行侍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者善人偷遽白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尙存焉世謂當爲宰相者左右自有神物護持憂虞不可妄干固不待言然餘波所及又可使他人轉禍爲福也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喜拔識後進他無顯顯可見之跡

雲谷雜紀卷二

八  
海山仙館叢書

爲荊州長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籍籍至今豈非平生喜士之力歟

元結唐中興頌率三句爲韻人皆謂結創爲此體非也蓋效秦泰山會稽等頌耳皆以三句爲韻會稽頌云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卅有七年窺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云云自秦以後文士罕爲此體故江左人至作兩句讀之而不得其韻齊范雲始能作三句讀之近世碑碣之文亦有以三句爲



韻者此卻自結倡之也

杜子美詩云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離王洙注引世說山簡倒著白接離事且云接離衫也子按郭璞爾雅注云白鷺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暹攤又廣韻云接離白帽而集韻又作離及氍亦云白帽李白答人贈烏紗帽云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離則接離爲帽明甚初非衫也洙誤矣或者疑白非冠巾之飾殊不知其時不以爲忌也如管寧不應州縣辟嘗著白帽孟達與諸葛亮白綸帽一晉哀帝時以立秋改緇幘爲

雲谷雜紀卷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素謝萬著白綸巾鶴氅裘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齊高帝首令卽位魏武造白帽隋志云紗爲之婚冠送餞服之又云中白紗爲之國子生服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曰巾幘曰帽恰大率多以白唐及五代尙或間見唐車服志白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章懷太子後漢注幘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杜甫詩白幘岸江臯能改齋漫錄清泰中甲庫驅使官聶長史善相笏繫鐵帶兔褐裘素紗幘頭然則以白爲忌殆起于近世乎



韓退之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爲用不足爲孔墨其與墨子者至矣及爲策問則曰孔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又與孟簡書云楊墨交侵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其所言自相矛盾如是

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

雲谷雜紀卷二

十  
海山仙館叢書

父文昌所作鉉自謂所編掇菁擷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謂得唐文之精粹可乎

李漢編輯韓退之文自謂收遺文無所墜柳子厚天說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劉禹錫集序云韓愈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蔡崔不足多也二說集中俱無之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其居掖垣掌詞命蓋踰年矣今漢之所編制誥之辭絕無惟外集有崔羣除戶部侍郎一



制而已又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  
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員外郎韓愈得  
尋字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躡騎來訪馭  
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  
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是則豈可謂之無所失墜耶  
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卽以詩動孟東野今東野集有喜  
符郎詩有天縱之篇符蓋昶小字後登長慶四年進士  
第昶亦可謂能世其家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李綽尙  
書故實皆云昶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  
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此  
說恐未必然李綽之說蓋本于韋絢絢乃執誼之子又  
嘉話錄所載大抵詆退之處甚多如云韓十八直是太  
輕薄及忿席舍人草貶詞之類皆不足信

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  
所謂彌明卽愈也侯喜劉師服皆其弟子又朱晦庵韓  
文考異云此詩句法全類韓公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  
蓋軒轅反切近于韓字彌明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故竊  
意或者之意近是晦庵所指或者蓋安中也子謂此序



要不可以毛穎傳爲比穎傳蓋明爲寓言今石鼎詩序  
詳著年月及言劉師服嘗識之于衡湘間見衡湘間人  
云年九十餘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茲皆指實而  
云詎可以毛穎傳例言之哉安中所說近于好異晦庵  
反切之語尤爲不經使退之果以彌明白況則捕逐鬼  
物等事退之詎肯以此自許乎又其間譏詆劉師服俟  
喜太甚退之決不肯如是禁制之術今黃冠羽流多有  
能者則彌明爲一道士又何疑焉小說中有彌明一傳  
稱爲神仙固未可信觀其詩語似非碌碌于塵埃中者  
所能道也

雲谷雜紀卷二

土  
海山仙館叢書

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  
滿頭歸開口笑字似若俗語然卻有所據莊子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痠死喪憂患其中開口  
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于此益見牧之  
于詩不苟如此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此杜荀鶴春宮怨中一聯也  
歐陽文忠公詩話乃云周朴所作誤矣荀鶴有詩三百  
篇顧雲目之曰唐風集春宮怨一篇集以冠之卷首正



以此一聯也顧雲序其集云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  
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是以荀鶴可並李杜也荀  
鶴之詩溺于晚唐之習蓋韓偓吳融之流以方李杜則  
遠矣然解道寒苦羈窮之態往往有孟郊賈島之風如  
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宦  
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  
葉燒之句蓋不減二公所作其他如感春云無限青雲  
有限身

案杜荀鶴詩刊本一作無況青春有恨身

眼前花似夢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旅中遇雨云半夜燈前十

雲谷雜紀卷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宿臨江驛云舉世盡從愁裏老  
誰人肯向死前閒感遇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有意緒送人遊吳越云夜市  
橋邊火春風寺外船維揚春日云絡岸柳絲懸細雨繡  
田花朵弄殘春閩中云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  
葉聲北畔是山南是海祇堪圖畫不堪行可謂善狀三  
處景物者如此等句蓋三百篇中之警策其他往往傷  
于俚俗前輩因之爲太公家教正以其語多鄙近也  
萬歲之稱不知起于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考呂氏春



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  
諛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  
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萬  
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  
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  
賈奏新語左右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  
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  
歲馮異傳趙匡將兵助異并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馬  
援封侯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皆伏稱萬歲王望曰今

雲谷雜紀卷二

高  
海山仙館叢書

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首  
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  
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上之祝也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  
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  
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  
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  
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虢君見扁



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  
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  
相呼爲卿自唐以來惟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  
以相稱謂矣

隋及唐初人以字爲名高士廉名儉房元齡名喬封德  
彝名倫顏師古名籀夫已自稱則名他人相稱則以字  
此自昔所同諸公乃以字行莫知所謂顏師古匡繆正  
俗云或問人有複名單稱于理云何答曰複名單稱乃  
是流俗之事隋大業中出勅禁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

雲谷雜紀卷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幼小以來不  
爲複名輒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豈諸公亦狃于一  
時習尙其名旣單故以字行耶匡繆正俗又云或問今  
人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曰考諸典故稱名爲是師  
古之論如此而已乃以字行殆不可曉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睹詔書  
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  
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于彧非也田豫  
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克



壯書論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豫書見于魏書本傳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法周公所謂諡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諡今考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爲楚武王趙佗自稱爲南粵武帝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爲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云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

雲谷雜紀卷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父兄

原註吳越春秋云

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而已有

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倬就其說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時不當有諡爲疑

字有因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從元稱亦有終不能易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曰嚴子今復爲莊子矣秦始皇諱正故正月音征晉文帝諱昭故昭穆音韶而征月韶穆至今不易鮑昭本名照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火只用昭字後遂以鮑昭鮑照爲二人王羲之祖尙書郎諱正



故羲之每書正月或作一月或作初月他正字皆以政字代之如與足下意政同之類是後人不曉反引此爲據遂以正政爲通用非也南史避唐諱虎字悉改爲武或云猛獸而黃回傳乃云畏之如虎狼又蕭正統及侯景傳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淵字悉改爲泉而陶潛傳乃云潛字淵明此作史者失于精詳故錯雜如此管子古書也旣曰虎豹居幽而威可載矣又曰諸侯之子委質者以雙武之皮又曰以市武豹之皮此皆唐人所改後來不盡復元字故虎武並行

雲谷雜紀卷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予在龍舒日得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建經藏記云同直郎守殿中丞前知太湖縣事李錞撰觀者皆訝同直郎不知何代之官制予曰作文者必天聖明道間人讀至末果得天聖十年歲月咸問予何以知之予曰同直本通直避莊獻太后父諱故云莊獻同昭陵聽政乃天聖明道間以故知其爲彼時也明道以後不復諱矣蓋莊獻上仙臣寮卽上言云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章奏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從其先諱今輶車上仙山園將畢不可濫九廟而存諱宜盡復三朝之遺法欲



乞有若以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大夫爲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引官爲承引官普通門爲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此事出于一時權宜而僅行于十年之間非因石刻後世無從見之歐陽公趙明誠洪文惠多以碑刻爲書傳之證正由此類

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劔以木爲之號曰木劔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

雲谷雜紀卷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皆劔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劔言象于劔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劔以進此皆假劔之始然施于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爲輿衛之節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元皇帝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于唐也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韓



宏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章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祭使統千衆所寄撰章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百匹後漢黃琬傳云時富權子弟多以人事得舉則知人事之語其來已久

今人言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于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見之獨本草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爲據也

雲谷雜紀卷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飲茶不知起于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子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卯茗菜而已原註讀晏子春秋者多疑此文闕誤子後見太平御覽茗事中亦載此其文正同初非闕誤也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原註一作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

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炙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澁豈復可作羹飲耶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者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



下亦知飲茶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唐天寶中孫愐因隋陸法言切韻作唐韻五卷後又有  
廣唐韻五卷不知撰人名氏崇文總目但云後人博采  
附見故多叢冗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詔句中正等詳定  
書成號雍熙廣韻景德中又詔陳彭年以廣唐韻等重  
行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蓋今所存  
者淳熙中道山諸公作館閣書目云廣韻五卷不知作  
者崇文總目云蓋後人博采附見故多叢冗夫崇文目  
云叢冗者蓋指廣唐韻耳當時旣不知爲陳彭年所定  
且誤認廣唐韻爲今之廣韻其疎甚矣館閣目大抵多  
舛妄蓋不特此也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  
孫炎始作反切其實本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  
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  
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于胸襟窮其妙  
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  
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  
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



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  
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  
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  
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  
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  
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  
行禮部韻畧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旣不得  
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  
歎近時小學幾至于廢絕遂撫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

雲谷雜紀卷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庶覽者得以考云



太宗天資超絕識見夔異非秦漢以下帝王所可及至于知人不但灼見其賢否其榮悴壽夭皆莫逃于一目嘗顧錢若水謂左右曰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只疑其算部促隘若至大用恐愈迫之至道初爲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并州薨年方四十四賈黃中罷參知政事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師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

雲谷雜紀卷三

一 海山仙館叢書

之母亦如之暨黃中卒母果無恙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夔出夷等李沆入玉堂後于易簡一旦先除參政而以易簡爲承旨賜賚與沆等易簡不甚悅上謂之曰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聞望乃先用沆宜無歉蓋知其數之促也易簡以母老急于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陽之句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三人者悉如所料又熙寧元年呂溱爲京尹上殿時府推官周約隨趨于後神宗忽問



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采氣焰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卿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亦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容采安靜無自疑也後數日果感疾迺遷不起豈識鑒之妙得于家傳故同符如此

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常夢絳衣人自言霍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

雲谷雜紀卷三

二

海山仙館叢書

以爲丞廨遭火久之方知爲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爲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  
祖宗時宗子無預于科舉神宗始詔有官者許鎖應未命者從其應舉自是宗子始得預進士第自元祐三年戊辰至嘉定元年戊辰一百二十年間已一千三百四十四人而嘉王汝愚皆爲廷對第一彥中以博學宏詞中選亦可謂盛矣初汝愚唱名時洪文惠公适爲右相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攄擢甲科儒林以爲創見今汝愚遂魁天下可謂瞻前無鄰本朝故



事科舉先寒峻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  
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天顏有喜良久曰姑循故  
事此事予得之于文惠所作趙氏家錄跋語因併記之  
太祖拜安陵奠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卽更  
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  
曰卽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于中又曰朕自  
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雲谷雜紀卷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  
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  
山環之門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鑿池爲溪澗  
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  
山山骨蹶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  
于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艮嶽  
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坂徙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抹之  
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  
栢坡○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艮嶽



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  
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石巧怪嶄巖藤蘿  
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  
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  
行潺湲爲漱玉軒○有巢雲亭高出峰岫之上○東則  
有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  
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西有停翠樓青松蔽密布于  
前後號萬松嶺○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  
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晃雁浮泳水面棲息石

雲谷雜紀卷三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讎讎○北直絳霄樓西則參朮  
祀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  
初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養  
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禩矣宜以攢  
官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于會稽民間冢墓有附近者  
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敕無  
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卹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朽  
骨未足多也

唐德宗初議改元李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



取一字乃改號曰貞元近時隆興取建隆紹興乾道取  
乾德至道淳熙取淳化雍熙紹熙取紹興淳熙慶元取  
慶曆元祐開禧取開寶天禧皆析兩年號爲之

州縣以年號爲名興元府唐天寶初曰漢中郡德宗興  
元元年巡幸遂升爲興元府興國軍本鄂州永興縣僞

唐建爲制置院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升爲軍太平州本

南平軍亦以是年改後來如越州升爲紹興府洪州爲

隆興府明州爲慶元府皆取年號爲名楚州寶應縣光

化軍乾德縣

原註今爲光化縣

贛州興國縣建寧府政和縣處

雲谷雜紀卷三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州慶元縣亦以年號名也

原註興國縣贛州圖經云興國八年太守王協奏析贛縣

激江鎮置以年名也九域志同而太宗寶錄乃見之于淳化二年十月誤矣

先朝脩內司方團木計用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

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昭素

勾當三司條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

木一年雷大簡判設案御厨每日支麩一萬斤後黠檢

每日剩支六千斤先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

原註

見孔平仲談苑

夫二事在國家一歲用度特瑣瑣不足言者其

弊已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今東南賦斂已極而歲常有



經費不足之憂徐而究之不但養兵饋敵而已其弊如  
方圓木之類者蓋不可勝言安得如昭素大簡者哉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  
政一日稱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  
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異日入省稱之  
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  
有私用者倉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  
皇耳此事見于玉明清揮塵後錄然元長一時識見亦  
可謂過人矣殊不知元長實用裴度之法

雲谷雜紀卷三

六 海山仙館叢書

人之識見固無間于士大夫與夫庸夫賤隸也而士大  
夫貪榮嗜進倒行逆施反有不及者當紹聖崇寧時姦  
人並進排擊元祐諸公不遺餘力中外望風希旨有以  
卞溫公墓碑爲詞者有請焚毀蘇黃筆札者言之惟恐  
後邵氏聞見錄云初蔡京蔡卞爲元祐姦黨藉祐陵親  
書刻石於文德殿門又立于天下州治長安當立召鐫  
者安民刊字安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  
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  
不忍鐫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



鐫字于碑又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劔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郡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昔仁宗愛蔡君謨書嘗命書溫成皇后碑君謨辭曰此待詔職也歐陽公嘗以是稱之予謂以君謨之賢固當如是彼二人者乃能如此誠不易得較當時希旨進言以覲寵榮者詎止穹壤冠履之間哉

雲谷雜紀卷三

七 海山仙館叢書

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幹喇布軍前議事

案幹喇布

原本作幹離不今依金國語解改正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

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後漢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

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啓上謁其

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于相州明年

遂卽大位高宗之應天兆于此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運

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

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漢壽亭侯四字關羽嘗爲



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  
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  
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  
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皇甫履紹興中賜隱于江州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  
虛菴光宗在東宮日嘗問履山中所乏履曰山中無所  
闕但去水差遠汲取頗勞光宗因大書神泉二字遺之  
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乃于菴之側穿一小井方施  
畚鍤而泉已湧至遂畢工至今深纜二三尺味甘冽尤

雲谷雜紀卷三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宜淪茗子頃遊廬山履之門人與予同觀因道其詳奎  
畫今刻之泉上

袁州仰山有二王神祠其靈甚著士大夫往來者多祈  
夢于祠下淳熙十一年長沙湯禱經過亦將乞靈始至  
宿于山下是夜夢一貴人姓蕭者召與之談貴人自歎  
年老若羨禱者禱曰禱賤不足道公由布衣而位至此  
尙不滿耶貴人俯首曰否少焉有徒御擁禱登車曰召  
公赴宴至則客主凡六人明日伏謁祠庭見廡間有碑  
記讀之始知王蕭姓也禱遂再禱乃夢被旨使高麗禱



挾矢負弩躍馬而行方十餘步忽聞後有歎聲回顧視之見二士一王氏一歐陽氏疇復前行道險偶一矢墮地疇亟下取之矢已隨流水過前矣須臾見故仰山寺主僧本然揖疇少憩僧擁爐而坐旁一侍者欲撞鐘而復止疇問何爲而不聲鐘答曰未遇順風擊之聲只聞一方待遇順風聲可聞四方疇因謂僧曰是鐘未用耶僧曰爐亦未用疇曰洪鐘之用在足下爾僧笑而止翼日且復得夢讀省闈前列文卷殊莫曉其意淳熙十三年疇預薦名在第三其上則王與歐陽也次年試禮部

雲谷雜紀卷三

九

海山仙館叢書

知貢舉乃洪邁景盧疇遂爲首選

沅州道間有古驛曰幽蘭鋪有徐秘者凡兩經過書二詞于其壁一云秋欲暮路入亂山深處撲面西風吹霧雨驛亭欣暫駐可惜國香風度空谷寂寥誰顧已作竹枝傳楚女客愁推不去其二云春欲半重到寂寥山館脩竹連山青不斷誰家門可款紅暈花梢未半綠藤柳芽猶短金縷香消春不管素蟾光又滿乾道中先君會寓是館愛其語意悽惋每舉似于人秘字公飾不知何

許人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趨競觀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于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祀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肯售至于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如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如溫公者蓋千載一人而已

前輩讀書所嗜各不同司馬溫公酷好揚子雲太元而作書疑詆孟子謂揚子真大儒孟與荀殆不足擬自云少好其書研精竭慮历年已多始敢爲注每閱太元必



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其嗜之也如是而老蘇獨不喜  
揚子云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  
求聞于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又曰雄于  
太元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又曰使雄  
有孟軻之書而肯爲太元耶二公所見不侔如此

二疏之去非因韓楊之死陳君舉史評其論疏廣疏受  
云二疏出關于趙蓋楊韓駢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是  
以二疏見諸公之死始毅然有去志也按元康三年戊  
午廣受去位而蓋寬饒之死在神爵二年辛酉韓延壽

雲谷雜紀卷三

上海山仙館叢書

死在五鳳元年甲子楊惲死在五鳳四年丁卯獨趙廣  
漢死在元康元年丙辰乃二疏在位之時餘皆去後始  
誅相去幾十年烏可謂之出關于駢死之際哉緣溫公  
通鑑論宣帝有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之語陳不  
致審遽然引用遂至于誤然東坡作二疏圖贊亦有殺  
蓋韓楊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之語其誤非特陳也

岐陽石鼓初散于野鄭餘慶始移置孔子廟中韋應物  
韓退之皆有詩韋曰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劔珮



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駿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勒成  
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歐陽文忠公云應物以爲文  
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且云自  
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  
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  
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  
知爲文宣之鼓也然退之好古不妄予姑取以爲信至  
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子謂石鼓經秦涉漢其亦  
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

雲谷雜紀卷三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人不知耳蘇勗載記云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  
文則史籀大篆唐韋懷太子注後漢書云今岐州石鼓  
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  
稱道之者蘇勗貞觀中嘗爲吏部侍郎在退之之先退  
之以爲宣王之鼓者豈以勗所載爲據耶歐陽公又云  
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得唐  
人所錄本凡四百九十七字其文皆可讀比他本最爲  
詳備所言大率皆漁獵事其文有天子永寧日維丙申  
之語既有天子之稱則決非文王之詩也近時韓公元



吉以左氏言成有岐陽之蒐又以鼓爲成王時物然左氏雖言成之蒐獵刻石紀事初無明文恐未可遽然便以爲成王時物也又任汝弼云籀與古文書以刀刀故銳秦篆書以漆漆故利石鼓之文其端皆利以是知石鼓爲秦時也夫千載之刻磨滅剝落之餘幸有一二可讀亦僅存字體之髮鬣爾汝弼乃欲辨其利銳于筆畫之間而斷爲秦人之作非所敢聞也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

雲谷雜紀卷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字爾蓋後漢時人見于史傳者未嘗名爾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曩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當莽時固有明禁暨光武卽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複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于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駒駭嘗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泰



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此數人者出于芻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于書傳中今可考也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于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旣自爲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錄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于歐陽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

雲谷雜紀卷三

古  
海山仙館叢書

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續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于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于後學隸釋復刻其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概見于方策間尤可貴也

韓魏公名德爲遐邇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國主知其爲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彥之像靖康間金人至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像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



拜謁而退身後名德猶爲敵國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  
原註圖忠彥像見樂咸挽魏公詩注拜畫像及  
謁墓見韓子蒼魏公畫贊及周紫芝長短歌

東坡記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  
劉仁恭舍于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  
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巉嵒山上望羨  
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卽席  
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凝龍藝最多盛德好將  
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爲妙  
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

雲谷雜紀卷三

五

海山仙館叢書

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著書常記錄忠  
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  
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  
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于江  
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  
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于何處曰  
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于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  
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  
何所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癡龍



耳定辭復問郁壻裕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趙郡之故  
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予按定辭  
深州人爲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尙書祠部郎  
中兼侍御史乃韓魏公四世祖昌辭之兄好學能文無  
所不覽壻裕山見顏氏家訓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  
無載者惟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爲此山  
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  
知所出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劭讀柏人城西門內  
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

雲谷雜紀卷三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有壻裕山王喬所僊方知此壻裕字也壻字遂無所出  
裕字依諸字書卽旄丘之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  
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  
爲趙州莊嚴寺碑曰壻裕之精卽用此坡所引見北夢  
瑣言今以瑣言校坡集則坡集誤以幕容作慕容銀筆  
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  
密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

東坡雪後書北堂壁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  
雙尖按北臺在密州之北因城爲臺馬耳與常山在其



南東坡爲守日葺而新之子由因請名之曰超然臺偶  
閱注東坡詩見注者不得其詳因記之

邵氏聞見後錄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俸入爲妓爭奪  
以盡至貧乏無以給夕則敝衣履作瞽者負獨弦琴隨  
房歌鼓以丐食東坡謝元老衲裙詩云欲教乞食歌  
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子未達東坡之意  
以上邵氏語子按北夢瑣言裴休披毳衲于歌姬院持  
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東坡乃用此  
事邵公濟蓋未嘗見此宜其未達東坡之意也

雲谷雜紀卷三

七

海山仙館叢書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  
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  
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  
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  
作凝以上皆東坡語子按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之語本  
出于列子今列子皆作疑則莊子之誤于此是可證矣  
何待引易禮然後知其爲誤也

東坡過虔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



韻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虎原註火呼反俗以虔字之首有同于虎故以虔

爲虎頭州紹興三十二年校書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遂改爲贛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清獻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刺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雲谷雜紀卷三

文

海山仙館叢書

前輩詩文中多用化鶴事其事有二雖若相類其實不

同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

原註洞仙傳云蘇公名耽

漢文帝時得

道有白鶴數十降于門乃跪白母曰某當仙被召有期卽便拜辭遂昇雲漢而去後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此一事也續搜

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于

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

是人民非

原註又洞仙傳云令威遼東人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嘗暫歸化爲白鶴集郡



城門餘同上但城郭猶是作城郭如舊

此又一事也山谷戲書秦少游壁

云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此用令威事次韻宋楸宗觀東坡出遊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此用蘇耽事也化鶴看羊皆蘇氏事其工的如此

山谷有贈米元暉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初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任淵注其詩引漢舊儀曰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又曰元暉謂謝元暉淵之所引非也虎兒蓋米芾之子友仁小字爾曾慥百

雲谷雜紀卷三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家詩引云友仁少俊早成魯直有元暉古印章因以爲字是山谷以古印偶有元暉二字故贈之令字元暉以其父米芾字故有繼阿章之語淵旣不得其實闕之可也乃強爲解釋徒自類其書

涼寢竹器俗曰竹夫人黃山谷謂趙子充曰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冬夏青竹之所長請名曰青奴故其詩云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瑒花荆公欲爲賦詩而鄙其名瑒蓋玉也未爲不佳但其音乃杖梗切故公陋之山谷復呼爲鄭且謂野人採鄭花葉以染



黃不借礬而成色乃以山礬爲名而詩有山礬獨自倚  
春風及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二名皆其所命而作詩  
復自引用其意蓋欲顯二者之名于人耳王立之云蠟  
梅山谷初見戲作二絕緣此盛于京師青奴山礬今藉  
藉于人正以山谷之詩耳

雲谷雜紀卷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雲谷雜紀卷四

宋 張 湜 撰

玉藥花宋景文摘碎云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藥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卽李衛公所謂玉藥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劉原父詩云淮海無雙玉藥花東坡詞云后土祠中玉藥花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藥花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詳以上所說則玉藥卽瓊花也曾南豐白山茶詩云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藥蕭

雲谷雜紀卷四

一 海山仙館叢書

條迹更塵姚合城西溪叢話云唐昌玉藥花今之散水仙揚州瓊花今之聚水仙但樹老耳如此又有是二物今瓊花后土祠及番陽洪文敏公花園俱有之而玉藥丹徒山間及雪川人家多有之與瓊花實爲二物也予始以曾端伯謂山礬爲玉藥爲非然猶未敢遽以爲是後讀葛立方韻語陽秋不覺爲撫卷蓋所見闔合人意有如此者又數年復得周文忠公玉藥辨證遂得以決玉藥瓊花斷然爲二物知楊汝士之帖爲僞曉然韻語陽秋云曾端伯高齋詩話云場花卽唐昌玉藥花以予



觀之恐未必然玉藥佳名也此花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藥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文忠辨證云唐人甚重玉藥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子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入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出一莢出衆須上散爲十餘藥猶刻玉然花名玉藥乃在于此羣芳所未有也劉夢得雪藥瓊絲之句最爲中的松音陣南

雲谷雜紀卷四

二  
海山仙館叢書

史劉杳傳所謂松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爲據徇俗訛松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復疑未安于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藥祇因好事者僞作唐人之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又云以玉藥爲瑒起于曾端伯子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文忠之辨其詳確若是而獨不及樾字豈偶不記及邪但劉杳所謂松者恐別是一種今花之芳烈者皆可釀酒



如木犀醑醑之類是也似未可以其醑酒使指山礬爲  
松也

又康駢劇談錄云長安唐昌觀舊有玉蕊花發如瓊林  
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  
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迴出于  
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旣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  
所異香芬馥聞之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  
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  
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

雲谷雜紀卷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墮  
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  
香不散者經月時巖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  
俱有詩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瑒花卽玉蕊也介甫以此  
場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  
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二十  
二一帖云唐昌玉蕊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  
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蕊斷  
無疑矣又程文簡公雍錄云唐昌玉蕊花長安惟有一



株或詠之曰一樹瓏鬆玉刻成則其葩藥形似畧可想  
矣春花盛時傾城來賞至謂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賦詩  
以實其事則爲時貴重可知矣山谷曰江南野中有等  
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陋  
其名改曰山礬此花之葉自可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  
以名又高齋詩話云玉藥卽今瑒花也予按瑒玉珪名  
也瑒鄭音近而呼訛耳吾鄉又呼烏朕花朕鄭瑒音亦  
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處卽有此花其葉類木犀  
而花白心黃三四月間著花芬香滿野人家籬園皆斫

雲谷雜紀卷四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其枝帶葉束之稍稍受日葉遂變黃取以供染不藉礬  
石自成黃色則魯直之言信矣至謂僅高三二尺者蓋  
士人不以爲材稍可燃燎亟樵之不容其長惟長安以  
爲貴異故其幹大于他處非別種也予家塾之西有一  
種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闔一  
里人家香風皆滿比子辛未得第而歸則爲人所伐矣  
乃知唐昌玉藥正是人護養所致非他處無此木也又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  
安唐昌觀玉藥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



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于神  
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峰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  
神仙亦不識也使如以上諸說則是唐之玉藥斷然爲  
今之山礬也予詳玉藥在唐亦不特見于唐昌觀而已  
如內署既有之翰林學士院及集賢院又有之潤州招  
隱山又有之李德裕平泉又有所謂連房玉藥者其載  
述則有李肇翰林志賈氏談錄李德裕劉禹錫白樂天  
文集及沈傳師楊巨源張籍王建諸公詩亦不特見于  
劇談錄與夫嚴給事諸一時所賦而已

原註唐李肇翰  
林志云院內古

雲谷雜紀卷四

五海山仙館叢書

槐松玉藥署學士至者雜植其間殆至繁隘李德裕招  
隱山觀玉藥樹寄沈大夫云玉藥天中樹金閨昔共窺  
其自注云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內署沈  
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  
際大夫草詔之日皆要予同玩賈氏談錄云贊皇平泉  
莊周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至今悉  
已絕惟雁翅檜珠子連房玉藥僅有存者連房玉藥每  
附萼上花分五朶而實同一房也集賢院玉藥詳見劉  
禹錫題集覽閣詩并白樂天懷集賢王校書詩中

其花在當時自唐昌觀之外

惟內署翰苑及集賢院有之則珍貴可知矣今程文簡

洪文敏乃云江南凡有山處卽有之甚至彌亘山野與

榛莽相似蓋二公俱祖曾端伯之說而失于致審且長

安唐都城也四方之人輻輳于是會無一人識其爲山



礬此固可疑今花木稍異者必窮幽及遠百計以致之  
豈有長安貴重幸爲僅有而他處彌亘山野乃與榛莽  
爲比恐無是理康駢云其花發若瓊林瑤樹李德裕云  
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今山礬花藥細碎枝葉麤  
疎非可以瓊林瑤樹爲比花落亦無回旋之態只詳此  
數端則玉藥別是一花非此山礬明矣山礬所以名不  
一者緣諸公不考究字書其說遂致紛紛殊不知字書  
中自有此一字集韻檄又忍切又作樹木名灰可以染  
从朕至今俗謂之烏朕未有如程文簡所云其音義分

雲谷雜紀卷四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明如此惜諸公之未見也曾端伯所稱段謙叔所藏之  
帖不知何自而得之恐是好事者爲之字書中又有松  
音陣亦作檄云木汁可作酒聲雖相近恐別爲一種聲  
旣相近他日必有以松檄爲疑者故詳及之原註檄今  
有兩種一  
種曰烏檄木理堅密而瑩白花極芳烈一種曰  
白檄枝葉與烏檄少異而香亦少劣染家亦用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  
岳真君碑衡州司馬頤貞撰荆府功曹蕭成書末云別  
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晬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  
之見也子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勅緝紫



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逾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又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卽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內外五品以上檢校判試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則賞魚袋正唐制也蓋公偶不曾考及

容齋隨筆唐世赦宥推恩于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

雲谷雜紀卷四

七

海山仙館叢書

耕藉田者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勅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耆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以上皆容齋云予按隋煬帝大業七年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詔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然則自隋已有版授太守者非特絕優于唐也高宗顯慶五年如并州勅



并州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乾封元年封于泰山大赦改元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武后光宅元年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勳兩轉老人版授官睿宗先天元年大赦改元版授九十以上下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元宗開元十一年版授耆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是則由高宗以來行之屢矣非始見于開元二十三年耕藉田時也

雲谷雜紀卷四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容齋續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于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



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爲可疑者也漢嘗考之當有兩薛收遊王氏之門者曰河南薛氏其人曠

而肅中說以理達稱又以其妙于言理方之莊周

原註王績

遊北山賦

文中子述元經收爲之傳未就而歿

原註子嘗見阮逸所作元

經有薛氏傳此不待識者已知其僞矣

而諸公多惜其亡故王凝曰夫子

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又王績嘗謂馮子華云

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

雲谷雜紀卷四

九 海山仙館叢書

亦申其才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

不該以爲歎恨耳

原註見續容馮處士書

是則收蓋不遇而歿究

其蹤跡與河東道衡之子固判然爲二人矣然中說乃

有內史薛公見子于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

是矣汝往事之無失阮逸謂薛道衡嘗爲此官遂指內

史爲道衡如此則薛收乃道衡之子也或者疑其書爲

後人所附益故牴牾如此蓋龔鼎臣嘗得唐本于齊州

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

與阮逸異則附益之說庸或有之按隋本傳云道衡有



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  
于孺宅至于長成不識本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  
不及識之安得尙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之  
語此最可疑者

客齋續筆云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  
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  
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溫父  
名誠以戊字類誠字故諂之耳予按溫曾祖名茂琳戊  
正其諱耳今紹興府城隍廟有梁開平二年所刻廟記

雲谷雜紀卷四

十  
海山仙館叢書

稱城隍曰牆隍歲次曰武辰城戊皆以朱氏正諱而易  
容齋謂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非也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  
年鑄乾封重寶

原註重字  
當爲泉字

以一當十予按宋孝武孝建

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廢帝景和元年鑄三銖文  
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  
皆以年號鑄于錢者非始于唐之乾封也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  
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



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按字書明從罔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按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罔其一從日是從罔從日皆可其字顯顯初非隱與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殆不可曉豈讀說文不熟耶殊可一笑

學林云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北方以木南方以竹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自古惟弓矢未嘗謂矢爲箭後世

雲谷雜紀卷四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若唐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予按揚雄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矢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爲號說文曰箭矢也列子曰烏號之弓綦衛之箭韓非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甲兵有餘奈無箭何司馬相如云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則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于傳記不可具紀而謂呼矢曰箭爲非斯言失之矣

陳正敏遜齋閒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



謂浮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子按今浮環以杉木爲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水但鷓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屬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海司馬彪曰縛于身浮于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鷓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徑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

吳曾能改齋漫錄載王安國夢遊靈芝宮予按此事本曾子固所記後來魏泰東軒雜錄全用子固之文但于未後添太常丞曾阜夢平甫一節爾又冷齋夜話亦記

雲谷雜紀卷四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之而略于二書子固文見于南豐雜識中蓋吳曾未嘗見此書也雲齋廣錄乃政和中李獻民所作其載平甫此事乃合曾魏二書併爲一段是吳曾非但不見南豐雜識于東軒雜錄亦未嘗見也

能改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國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坎築神道此二事



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于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茗溪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于漢柏梁臺非始于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雲谷雜紀卷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茗溪漁隱叢話云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謝歸乃往見丞相門闕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如何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所戚中人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

雲谷雜紀卷四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記之誤耶予按續通鑑長編天禧元年八月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門下侍郎注云沈括筆談載向敏中拜右僕射云云按此時宗諤已死五年矣自上卽位至今左右僕射凡有六人爲之敏中乃第七人也今不取詳此則存中之誤若溪復不能詳考反以誤爲是予又按真宗以至道三年卽位明年改元爲咸平十月呂端免以張齊賢李沆爲同中書門下事然齊賢太宗時已嘗相獨沆自參知政事除蓋真宗卽位以來除相者實首于沆則名臣傳可考信不



誣矣

原註長編註稱宗諤者卽昌武之名也

程氏考古編云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者是也按此旣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栖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

雲谷雜紀卷四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予按隋高祖開皇八年伐陳詔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勅又煬帝大業十一年詔往年出軍將居遼濱廟算勝畧具有進止又裴蘊傳云大小之獄皆詔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候蘊之可否也當是時不特用于奏御雖臣下亦通用之唐高宗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正以進止爲處分唐初已然非始于中葉也



程氏攷古編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sub>有</sub>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子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于廟朝跪其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

雲谷雜紀卷四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跪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以上皆程氏云子按男女之拜其初本一其後遂別禮曰男拜則尙左女拜則尙右是男女之拜皆一也漢劉熙釋名云拜于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于婦人爲扶自相扶持而上下也是則當熙時男女已異拜矣世說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誅離昏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不肯還充舍郭氏欲就省子是盛威



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  
再拜則晉已異于漢孫甫唐書云武后欲尊婦人始易  
今拜蓋婦人拜昔嘗不屈膝矣武后時特復其制耳非  
創始于武后也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  
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  
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尙未啟封令  
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子按東觀餘論  
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

雲谷雜紀卷四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名爲花押章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  
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  
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  
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  
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  
施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宋  
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  
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  
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



于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  
押字之下卻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  
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尙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  
已爲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馬永卿懶真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  
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囊  
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

雲谷雜紀卷四

大  
海山館叢書

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  
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  
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  
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  
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爲兒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  
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  
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隴空使姦雄笑寧馨晉宋間人  
語助耳予按寧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



尙有此談晉人亦有單以馨爲言者世說劉惔謂殷浩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吳曾以爲有非馨香之義此誣鑿之甚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亨以協南人之音又近于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尙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

雲谷雜紀卷四

九

海山仙館叢書

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乃悟寧馨卽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梁相去不遠故知所謂寧馨者卽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那生如此寧馨兒以此二者爲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鮑欽止王略帖贊云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頡歷籀化大荒烟華淡濃賦低昂一噫萬古稱天章鸞夸虬引鵠序行洞天九九歸遼陽茫茫十二小劫長壘完神訶命芾藏欽止自注云九九謂帖有八十一字十二小劫謂自



晉至今十二代也帖乃米元章所藏故欽止于末句及之此文辭語俊逸筆力超詣非後人所可企及惜乎以洞天爲九九爾按道家洞天自十大洞天之外有三十六小洞天故世有洞天六六之語欽止記之不審誤謂六六爲九九也

賈黯以慶厯丙戌廷試第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

雲谷雜紀卷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徐師川云山谷赴官姑孰旣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子謂山谷豈不知此困躓道塗不得不爾觀山谷之事則二公之言



真有味也

史浩淳熙四年以少傅除保寧軍節度使奉祠賜第都  
下明年二月孝宗自德壽宮回幸佑聖觀蓋舊建邸也  
召公同宴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爲豐沛故人之飲  
可謂盛事昔甘盤卻無此樂公曰臣何人敢比甘盤上  
曰朕心術之正學有自得實由卿力此他人所不能知  
也公頓首謝公母冀國夫人洪氏上間必問動靜又特  
于洪夫人誕日拜公爲相等又有御札徑賜之曰丞相  
今日正謝今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可與丞相同頷此  
意後公歸四明歲必遣賜金帛香茶爲壽眷遇之厚近  
世無與比者

太學士人黃樛以舍選當釋褐一日忽夢闕廷試榜已  
之上有宣義郎三字樛在學舍素負雋聲益以自喜意  
必爲首選也及赴淳熙十四年廷試揭榜樛在第三甲  
上一名乃宣義郎史彌遠書榜者于彌遠名下書宣義  
郎字偶連屬樛姓名恍然夢中所見也

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絕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雁道  
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煙十里人



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  
爲中司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樞密院使臣伴送公  
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煙深處忍分離追攀重  
見蔡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鳶共墮北轅應  
許雁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  
有深意

李孟博莊簡公光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  
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于瓊州未卒數  
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空濶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

雲谷雜紀卷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  
既寤知非其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  
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  
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飛烟丹臺路杳無歸  
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  
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李文簡公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順  
容李氏爲宸妃注云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創置子  
按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又來濟傳



武后被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則宸妃之號創于唐高宗明肅之封章懿蓋據于此耳

乾道五年廷試未唱名之先參政鄭公僑夢升梯至一所梯傍皆雲氣繞之自念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未至間有大石橫亘于梯之表不復可進有頃疾風驟至石已在下僑遂履石直上及唱名僑爲第一次名乃石起宗也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

雲谷雜紀卷四

重  
海山仙館叢書

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擅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紀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爲嚴州今所刊元豐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爲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云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書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

文士厭于求索人以才藝名世者未嘗不役于人久之亦自以爲厭魏韋仲將善書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仲將懸橈上題之比下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文與可妙于墨竹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



者足相躡于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  
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此一藝名于時尙如此況乎  
文章議論足以榮辱千古者乎嘗見歐陽公與劉道原  
手簡云某今日不入正爲凌晨稍涼爲江氏作誌幸語  
其家勿相煎又一簡云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遣僕坐門  
下要誌銘所以兩日全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  
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江  
氏鄰幾之家之翰孫甫也杜甫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二  
家子弟豈知此乎

雲谷雜紀卷四

看  
海山仙館叢書

王象先于鵝溪絹上作山水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  
揮染卽有悟後作畫多復滌去或以細石磨絹令墨色  
入絹縷沈珪作墨亦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  
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

罌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爲葭芝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  
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蓋  
歷三歲子如楮實有文如龜背味甘酸可食今青城山  
范仙觀邛州蒲江縣崇真觀皆有之故俗傳以爲仙果  
蟠桃三千年一實世謂方士誇誕之言以此推之六合



之外世人所不及安知無三千年一實者哉

原註蕞烏  
板切或呼

為瓌芝蓋語之訛也故  
臨邛記只作蕞芝也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于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雲谷雜紀卷四

五

海山仙館叢書



限限外必皆蓋與前階尺椽火蘇出

天外上林木蘇火焚之給其灰取晒亦蘇于其間破甚

天賦開之山農家耕田粟且處其岡阜給種可蘇其限

雲谷雜紀卷四

終

文賦其三千平一實者哉



雲谷雜紀卷末

張右史特薦狀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知安慶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屯田事臣張嗣古臣猥以迂愚繆當郡寄補苴罅漏粗竭瑣材退念簿書渙惚不足仰圖報稱惟有搜採人材上備選擇庶幾不負公朝甄錄之意臣伏覩迪功郎監安慶府樅陽鎮監轄倉庫兼煙火公事張溟資稟粹明學問該洽當官而行惟義之適廉介公勤不激不隨蒞事三年備罄勞能凡本府委送剖決民訟毫分縷析多得其情而退然無營不自表暴前守楊楫漕臣錢文子皆器遇之稍加識拔必有可觀臣愚欲望睿慈特賜旌擢如後不稱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六年正月日奏狀

章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建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臣章穎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聽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覩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溟學術該通記問宏博



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伏繆舉之罪臣契勘嘉定十年分未曾舉人所舉張湜係是嘉定十年合舉第一員之數本官見在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十年正月十一日奏狀

蕭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臣蕭達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覩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湜

雲谷雜紀卷末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性姿恬靜學問該深博考羣書多所是正尙淹常調未決公言臣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其人在朝無食人祿臣照得嘉定十年分合于十科內舉三人已舉過一員外今來舉張湜係第二員合舉之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狀

趙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宣奉大夫天永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趙善堅准慶元令格節文應寄祿官自特進至



太中大夫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觀迪功  
郎前監潭州永豐倉張湔學問淵深操履端潔俾居獻  
納必有可觀今保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照得張  
湔前任監潭州永豐倉三考滿罷如蒙朝廷擢用後不  
如所舉及犯正人已贓臣甘伏朝典伏候勅旨嘉定十  
一年五月十七日奏狀

昔王原叔辯婁碑劉原父言入閣儀雖歐陽公亦歎服  
之則知博物洽聞之士世不易得而自昔以爲重也嘉  
定庚午予假守龍舒始識張君清源一見知其非碌碌

雲谷雜紀卷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餘子比時愧倥傯不暇與之款曲他日以職事之郡試  
與之言凡予平生所得而未嘗與人言者清源悉能道  
之其于書傳間辯正譌謬旁證遠引博而且確非胷中  
有萬卷書未易至此予旣嘉其爲人且慮其溺心于是  
反緩其所當行者因謂之曰士之于學非徒曰聞見博  
而已今旣從仕要當究心政事以行其所學毋專于誦  
說可乎清源曰唯會旁郡有訟析貲者幾二十年不決  
郃使者下之郡予因以屬之清源一閱文牘曰得之矣  
卽呼二人者叩之甲曰某三衢人也紹興十三年從兄



嘗鬻祖產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輦而商且書約期他日  
復置如初兄後以其貲買田于淮不復歸今兄雖亡元  
約固存于法當折乙曰父存而叔未嘗及此父死之後  
忽稱爲約實爲不可清源曰此固然也抑豈足以折其  
姦而服其心哉復呼甲至謂之曰按國史紹興三十年  
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  
甲不能對其訟遂決又有訟田者餘五十年屢置對而  
不得其理清源驗其券乃政和五年龍舒民與陶龍圖  
者爲市因訊之曰此呼龍圖者謂何人曰祖父也清源

雲谷雜紀卷末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曰政和三年五甲登第于法不過簿尉耳不應越二年  
已呼龍圖此券紹興間僞爲以誣人尙何言哉其人遂  
俯服衆皆駭歎其他類此者甚多雖其敏識過人亦平  
時記問爲之助予始愧前之知清源者猶淺也會予持  
憲湘南欲請于朝以清源自隨清源以不便親爲辭予  
亦不敢強相別于宿松道中清源有詩云今朝執手難  
言處此去傾懷更有誰讀之殊不勝懷因取其所著雜  
紀識于後庶知予與清源非苟相知者也嘉定五年三

月長樂楊楫書



春秋之世諸國交聘之際莫不觀應對于言辭之間覘賢否于威儀之頃問事以不知爲恥歌詩以不類爲非絳縣老人甲子之疑吏走問于朝師曠知其爲狄伐魯之年史趙以亥有二首六身爲言而士文伯知其爲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晉之諸賢各致其所聞而鄰國之諸侯皆知晉之有人噫學識于人不可無也如此金華張君清源年方盛而學愈進如百川之方至而不可禦郎中楊公通老篤學力行之士也一見而器之爲識其雲谷之編其所以期望于清源者豈止此哉穎嘗謂自

雲谷雜紀卷末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伏羲始畫八卦由是文籍生焉夫子屋壁之藏固已多于河洛之圖書諸子鼓吹之作尤盛于洙泗之簡編自科斗而爲隸古由傳授而失本真字畫之差殊篇章之淆亂與夫方言南北之殊地志古今之異鳥獸草木之夥器用名物之瑣細記錄之紛紜傳寫之脫略或一物而異名或一事而互見或一書成而糾繆繼之或一說出而辯誤隨之史籍所載不同于金石耳目所接或殊于簡牘清源悉從而纂輯之加訂正焉其爲書亦博矣穎自志學以來年少氣銳之時涉獵閎博浩無津涯蓋



晚而後悔其日力之可惜也清源以爲學之餘力致意如此它日之所編當且十倍于今雖然清源方策足榮途官無崇卑皆有職業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吾之所職者皆在所深長思也研覈事情之隱曠而握其機審稽利害之源委而求其實清源必優爲之穎蓋以此書而占之矣嘉定甲戌臘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章穎序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于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雲谷雜紀卷末  
六  
海山仙館叢書

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葉適題  
予自幼無他好獨嗜書之癖根著膠固與日加益每獲一異書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間所謂樂事無以易此雖陰陽方伎種植醫卜之法輻軒稗官黃老浮圖之書可以娛閒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至其牴牾訛謬處輒隨所見爲辯正之獨學孤陋詎敢自以爲然以故棄而弗錄他日閱洪文敏公容齋隨筆往往多予所欲言者乃知理之所在初何間于智愚哉而公以戊爲武



謂司天之詔朱温以秋寺兩聲之句爲李頎所作怪賞  
魚袋之名不可曉言玉蘂花至彌亘山野如此之類亦  
疑公考之未詳深恨其生也晚不得陪公談塵丐一言  
以祛所惑太息之餘曩之貯積于方寸間者于是悉索  
言之非敢以千慮一得爲誇蓋將識所疑而求諸博聞  
之士相與質正焉凡同于隨筆者不錄又往歲嘗紀所  
聞雜事數條因取而合爲一編雜然無復詮次故目之  
曰雜紀時嘉定歲在元默涪灘仲春單父張溟清源識

雲谷雜紀卷末

七

海山仙館叢書

08757



